

○狄仁傑 高宗時，狄仁傑為監察御史，江嶺神祠，焚燒略盡。至端州，有蠻神，仁傑欲燒之。使人入廟者立死。仁傑募能焚之者，賞錢百千。時有二人出應募，仁傑問：「往復何用？」人云：「願得敕牒。」仁傑以牒與之。其人持往，至廟，便云：「有敕。」因開牒以入。宣之，神不復動，遂焚毀之。

其後仁傑還至汴州，遇見鬼者曰：「侍御後有一蠻神，云被焚舍，常欲報復。」仁傑問：「事竟如何？」見鬼者云：「侍御方須臺輔，還有鬼神二□餘人隨從，彼亦何所能為？久之，其神還嶺南矣。」

#### ○王萬徹

武太后墓年，宮人多死，一月之間，已數百人。太后乃召役鬼者王萬徹，使視官中。徹奏曰：「天皇以陛下久臨萬國，神靈不樂，以致是也。」太后曰：「可奈何？」徹曰：「臣能禳之。」乃施席於殿前，持刀噴水，四向而咒。有頃曰：「皇帝至。」徹乃延詰帝曰：「天道有去就，時運有廢興。昔皇帝佐陛下，母臨四海，大弘姜■、文母之化，遂見推戴，萬國歸心。此天意，非人事也。陛下聖靈在天，幽明理隔，何至不識機會，損害生人，若此之酷哉？」帝乃空中謂之曰：「殆非我意，此王皇后訴冤得申耳。何止後宮，將不利於汝君。」太后及左右了了聞之。太后默然改容，乃命撤席。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，遷太后於上陽宮，以幽崩。

#### ○趙州參軍妻

趙州盧參軍，新婚之任，其妻甚美。數年，罷官還都。五月五日，妻欲之市，求續命物，上於舅姑。車已臨門，忽暴心痛，食頃而卒。盧生號哭畢，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。扣門甚急，崇儼驚曰：「此端午日，款關而厲，是必有急。」遂趨而出。盧氏再拜，具告其事。明云：「此泰山三郎所為。」遂書三符以授盧：「還家可速燒第一符；如人行□里，不活，更燒其次；若又不活，更燒第三符，橫死必當復生。不來，真死矣。」

盧還家，如言累燒三符，其妻遂活，頃之能言。云：「初被車載至泰山頂，別有宮室。見一年少，云是三郎，令侍婢□餘人擁入別室，侍妝梳。三郎在堂前，與他少年雙陸，候妝梳畢，方擬宴會。婢等令速妝，已緣眷戀故人，尚且悲淚。有頃，聞人款門云：『是上隸功曹。適奉都使處分，令問三郎，何以取盧家婦？宜即遣還。』三郎怒云：『自取他人之妻，預都使何事！』呵功曹令去。相與往復，其辭甚惡。須臾，又聞款門，云：『是直符使者。都使令取盧家婦人。』對局勸之，不聽。對局曰：『非獨累君，當禍及我。』又不聽。尋有疾風，吹黑雲從崖頂來。二使唱言：『太一直符今且至矣！』三郎有懼色。風忽卷宅，高百餘丈放之，人物糜碎，唯盧氏獲存。二使送還，至堂上，見身臥牀上，意甚淒恨，被推入形，遂活。」

#### ○河東縣尉妻

景雲中，河東南縣尉李某，妻王氏，有美色，著稱三輔。李朝趨府未歸，王妝梳向畢，焚香閑坐。忽見黃門數人，御犢車，自雲中下至堂所。王氏驚問所以，答曰：「華山府君，使來奉迎。」辭不獲放，倉卒欲去，謂家人曰：「恨不得見李少府別。」揮淚而行，死於階側。俄而彩雲捧車浮空，冉冉遂滅。

李自州還，既不見妻，撫屍號慟，絕而復甦者數四。少頃，有人詣門，自言能活夫人。李聲折拜謁，求見衛護。其人坐牀上，覓朱書符，朱未至，因書墨符飛之。須臾朱至，又飛一符，笑謂李曰：「無苦，尋當得活。」有頃而王氏蘇。李拜謝數□，竭力贈遺。人大笑曰：「救災恤患，焉用物乎？」遂出門不見。

王氏既悟，云：「初至華山，見王，王甚悅。列供帳於山椒，與其徒數人歡飲。宴樂畢，方申纏綿。適爾杯酌，忽見一人乘黑雲至，云：『太一令喚王夫人。』神猶從容，請俟畢會。尋又一人乘赤雲，大怒曰：『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？不速送還，當有深譴！』神大惶懼，便令送至家。」

#### ○三衛

開元初，有三衛自京還青州。至華嶽廟前，見青衣婢，衣服故惡，來白云：「娘子欲見。」因引前行。遇見一婦人，年□六七，容色慘悴，曰：「已非人，華嶽第三新婦，夫婿極惡。家在北海，三年無書信，以此尤為嶽子所薄。聞君遠還，欲以尺書仰累，若能為達，家君當有厚報。」遂以書付之。其人亦信士也，問：「北海於何所送之？」婦人云：「海池上第二樹，但扣之，當有應者。」言訖訣去。

及至北海，如言送書。扣樹畢，忽見朱門在樹下，有人從門中受事。人以書付之，入。頃久，出云：「大王請客人。」隨行百餘步，後入一門，有朱衣人，長丈餘，左右侍女數千百人。坐畢，乃曰：「三年不得女書。」讀書大怒，曰：「奴輩敢爾！」乃傳教召左右虞候。須臾而至，悉長丈餘，巨頭大鼻，狀貌可惡。令：「調兵五萬，至□五日乃西伐華山，無令不勝。」二人受教走出。乃謂三衛曰：「無以上報。」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。三衛不說，心怨二疋之少也。持別，朱衣人曰：「兩絹得二萬貫，方可賣，慎無賤與人也。」

三衛既出，欲驗其事，復往華陰。至□五日，既暮，遙見東方黑氣如蓋。稍稍西行，雷震電掣，聲聞百里。須臾，華山大風折樹，自西吹雲，雲勢益壯。直至華山。雷火喧薄，遍山涸赤，久之方罷。及明，山色焦黑。

三衛乃入京賣絹。買者聞求二萬，莫不嗤駭，以為狂人。後數日，有白馬丈夫來買，直還二萬，不復躊躇，其錢先已鎖在西市。三衛因問買所用，丈夫曰：「今以渭川神嫁女，用此贈遺。天下唯北海絹最佳，方欲令人往市，聞君賣北海絹，故來爾。」

三衛得錢。數月，貨易畢，東還青土。行至華陰，復見前時青衣，云：「娘子故來謝恩。」便見青蓋犢車自山而下，左右從者□餘輩。既至下車，亦是前時女郎。容服炳煥，流目清眇，迥不可識。見三衛，拜乃言曰：「蒙君厚恩，遠報父母，自開戰之後，恩情頗深，但愧無可仰報爾。然三郎以君達書故，移怒於君。今將五百兵，於潼關相候。君若往，必為所害。可且還京，不久大駕東幸，鬼神懼鼓車，君若坐於鼓車，則無慮也。」言訖不見。三衛大懼，即時還京。後數□日，會玄宗幸洛，乃以錢與鼓者，隨鼓車出關，因得無憂。

#### ○李湜

趙郡李湜，以開元中謁華嶽廟。過三夫人院，忽見神女悉是生人，邀入寶帳中，備極歡洽，三夫人迭與結歡。言終而出。臨訣，謂湜曰：「每年七月七日至□二日，嶽神當上計於天，至時相迎，無宜辭讓。今者相見，亦是其時，故得盡歡爾。」

自爾七年，每遇其日，奄然氣盡，家人守之，三日方悟。說云：「靈帳瑋筵，綺席羅薦。搖月扇以輕暑，曳羅衣以縱香。玉佩清冷，香風斐亶。候湜之至，莫不笑開星靨，花媚玉顏。敘離異則涕零，論新歡則情洽。三夫人皆其有也。湜才偉於器，尤為所重，各盡其歡情。及還家，莫不惆悵嗚咽，延景惜別。」湜既悟，形貌流浹，輒病□來日而後可。

有術者見湜云：「君有邪氣。」為書一符佩之，後雖相見，不得相近。二夫人一姓王，一姓杜，罵云：「酷無行，何以帶符為？」小夫人姓蕭，恩義特深，涕泣相顧，誠湜：「三年勿言，言之非獨損君，亦當損我。」湜問以官，云：「合進士及第，終小縣令。」皆如其言。

#### ○葉淨能

開元初，玄宗以皇后無子，乃令葉淨能道士奏章上玉京天帝，問皇后有子否。久之，章下。批云：「無子。」跡甚分明。

#### ○張嘉祐

開元中，張嘉祐為相州刺史。使宅舊凶，嘉祐初至，便有鬼祟回祐家，備極擾亂。祐不之懼。其西院小廳鋪設及他食物，又被

翻倒。嘉祐往觀之，見一女子，嘉祐問：「女郎何神？」女云：「己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，家有至屈，欲見使君陳論。」嘉祐曰：「敬當以領。」有頃而至。容服魁岸，視瞻高遠，選致敬於嘉祐，祐延坐。問之曰：「生為賢人，死為明神。胡為宵宰幽冥，恐動兒女，遂令此州前後號為凶闕。何為正直而至是耶？」云：「往者周室作殫，楊堅篡奪。我忝周之臣子，寧忍社稷崩殞！所以欲全臣節，首倡大義，冀乎匡復宇宙，以存太祖之業。韋孝寬周室舊臣，不能聞義而舉，反受楊堅銜勒，為其所用。以一州之眾，當天下累益之師。精誠雖欲貫天，四海竟無救助。尋而失守，一門遇害。合家六□骸骨，在此廳下，日月既多，幽怨愈甚。欲化別不可，欲白於人，悉皆懼死，無所控告至此。明公幸垂顧盼，若沉骸儻得不棄，幽魅有所招立，則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」嘉祐許諾。

他日，出其積骸，以禮葬於廳後。便以廳為廟，歲時禱祠焉。祐有女，年八九歲，家人欲有所問，則令啟白，神必有應。神欲白嘉祐，亦令小女出見，以為常也。其後嘉祐家人有所適，神必使陰兵送出境。兵還，具白送至某處，其西不過河陽橋。

#### ○汝陰人

汝陰男子姓許，少孤。為人白皙，有姿調，好鮮衣良馬，游騎無度。常牽黃犬，逐獸荒澗中，倦怠大樹下。樹高百餘尺，大數□圍，高柯旁挺，垂陰連數畝。仰視枝間，懸一五色彩囊，以為誤有遺者，乃取歸，而結不可解。甚愛異之，置巾箱中。

向暮，化成一女子，手把名紙直前，云：「王女郎令相聞。」致名訖，遂去。有頃，異香滿室，漸聞車馬之聲。許出戶，望見列燭成行。有一少年，乘白馬，從□餘騎在前，直來詣許曰：「小妹粗家，竊慕盛德，欲托良緣於君子，如何？」許以其神，不敢苦辭。少年即命左右，灑掃別室。須臾，女車至，光香滿路。侍女乘馬數□人，皆有美色，持步障，擁女郎下車。延入別室，幃帳茵席畢具。家人大驚，視之皆見。少年促許沐浴。進新衣，侍女扶入女室。女郎年□六七，豔麗無雙，著青裙襖，珠翠瑣錯，下階答拜。共升堂訖，少年乃去。房中施雲母屏風，芙蓉翠帳，以鹿瑞錦障映四壁。大設珍肴，多諸異果，甘美鮮香，非人間者。食器有七子螺、九枝盤、紅螺杯、葉菜碗，皆黃金隱起，錯以瑰碧。有玉疊，貯車師葡萄酒，芬馨酷烈。座上置連心蠟燭，悉以紫玉為盤，光明如晝。

許素輕薄無檢，又為物色誇眩，意甚悅之。坐定，許問曰：「鄙夫固陋，蓬室湫隘，不意乃能見顧之深。歡忭交並，未知所措。」答曰：「大人為中樂南部將軍，不以兒之幽賤，欲使托身君子，躬奉砥礪，幸遇良會，欣願誠深。」又問：「南部將軍今何官也？」曰：「是嵩君別部所治，若古之四鎮將軍也。」酒酣，歎曰：「今夕何夕，見此良人。」詞韻清媚，非所聞見。又授箏作《飛鴻》、《別鶴》之曲，宛頸而歌，為許送酒。清聲哀暢，容態蕩越，殆不自持。許不勝其情，遽前擁之。乃微盼而笑曰：「既為詩人感悅之譏，又玷上客掛纓之笑，如何？」因顧令徹筵，去燭就帳，恣其歡狎。豐肌弱骨，柔滑如飴。明日，遍召家人，大申婦禮，賜與甚厚。

積三日，前少年又來曰：「大人感愧良甚，願得相見，使某奉迎。」乃與俱去。至前獵處，無復大樹矣。但見朱門素壁。若今大官府中。左右列兵衛，皆迎拜。少年引入，見府君冠平天幘，絳紗衣，坐高殿上。庭中排戟設罽。許拜謁，府君為起，揖之升階。勞問曰：「少女幼失所恃，幸得托奉高明，感慶無量。然此亦冥期神契，非至精相感，何能及此。」許謝，乃與入內。門宇嚴邃，環廊曲閣，連互相通。中堂高會，酣燕正歡。因命設樂，絲竹繁錯，曲度新奇。歌妓數□人，皆妍冶上色。既罷，乃以金帛厚遺之，並資僕馬，家遂贍給。仍為起宅於里中，皆極豐麗。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，許體力精爽，倍於常矣。以此知其審神人也。後時一歸，皆女郎相隨，府君輒饋送甚厚。數□年，有子五人，而姿色無損。後許卒，乃攜子俱去，不知所在也。

#### ○崔敏愨

博陵崔敏愨，性耿直，不懼神鬼。年□歲時，常暴死，死□八年而後活。自說被枉迫，敏愨苦自申理，歲餘獲放。王謂敏愨曰：「汝合卻還，然屋舍已壞，如何？」敏愨祈固求還。王曰：「宜更托生，倍與官祿。」敏愨不肯。王難以理屈，徘徊久之。敏愨陳訴稱冤。王不得已，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。數載方還。藥至布骨，悉皆生肉，唯腳心不生，骨遂露焉。

其後，家頻夢敏愨云：「吾已活」。遂開棺。初有氣，養之月餘方愈。

敏愨在冥中，檢身當得□政刺史，遂累求凶闕，輕侮鬼神，卒獲無恙。其後為徐州刺史，皆不敢居正廳。相傳云項羽故殿也。敏愨到州，即敕灑掃。視事數日，空中忽聞大叫，曰：「我西楚霸王也！崔敏愨何人，敢奪吾所居？」敏愨徐云：「鄙哉項羽。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向爭天下，死乃與崔敏愨競一敗屋乎？且王死烏江，頭行萬里，縱有餘靈，何足畏也！」乃帖然無聲，其廳遂安。

後為華州刺史。華嶽祠傍，有人初夜聞廟中喧呼，及視，庭燎甚盛，兵數百人陳列，受敕云：「當與三郎迎婦。」又曰：「崔使君在州，勿妄飄風暴雨。」皆云：「不敢。」既出，遂無所見。

#### ○仇嘉福

唐仇嘉福者，京兆富平人，家在簿臺村。應舉入洛，出京遇一少年，狀若王者，裘馬僕從甚盛，見嘉福，有喜狀，因問：「何適？」嘉福云：「應舉之都。」人云：「吾亦東行，喜君相逐。」嘉福問其姓，云：「姓白。」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，心頗疑之。經一日，人謂嘉福：「君驢弱，不能偕行。」乃以後乘見載。

數日，至華嶽廟，謂嘉福曰：「吾非常人。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，今須入廟鞠問。君命相與我有舊，業已如此，能入廟否？事畢，當俱入都。」嘉福不獲已，隨入廟門。便見翠幘雲鬢，陳設甚備。當前有牀，貴人當案而坐，以竹倚牀坐嘉福。尋有教呼獄神，神至俯伏。貴人呼責數四，因命左右曳出。遍關中諸神，點名閱視。未至昆明池神，呼上階語，請嘉福宜小遠，無預此議。嘉福出堂後幕中，聞幕外有痛楚聲，挾幕，見已婦懸頭在庭樹上，審其必死，心色俱壞。須臾，貴人召還，見嘉福色惡，問其故，具以實對。再命審視，還答不謬。貴人驚云：「君婦若我婦也，寧得不料理之！」遂傳教召獄神。神至，問：「何以取簿臺村仇嘉福婦，致楚毒？」神初不之知。有碧衣人，云是判官，自後代對曰：「此事天曹所召，今見書狀送。」貴人令持案來，敕左右封印之，至天帝所，當持出，已自白帝。顧謂獄神：「可即放還。」亦謂嘉福：「本欲至都，今不可矣。宜速還富平。」因屈指料行程，云：「四日方至，恐不及事。當以駿馬相借。君後見思，可於淨室焚香，我當必至。」言訖辭去。既出門，神僕策馬亦至。嘉福上馬，便至其家。家人倉卒悲泣。嘉福直入，去婦面衣候氣，頃之遂活。舉家歡慶，村里長老壺酒相賀，數日不已。其後四五日，本身騎驢，與奴同還，家人不之辨也。內出外入，相遇便合，方知先還即其魂也。

後歲餘，嘉福又應舉之都。至華嶽河下，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，哭聲哀甚，惻然憫之。躬往詣崔，令其輟哭，許為料理。崔甚忻悅。嘉福焚香淨室，心念貴人，有頃遂至。歡敘畢，問其故。「此是獄神所為，誠可留也。為君致二百千。先求錢，然後下手。」因書九符，云：「先燒三符，若不癒，更燒六符，當還矣。」言訖飛去。嘉福以神言告崔，崔不敢違。始燒三符，日晚未愈，又燒其餘，須臾遂活。崔問其妻。「初入店時，忽見雲母車在階下，健卒數百人，各持兵器，羅列左右。傳言王使相迎，倉卒隨去。王見喜，方欲結歡，忽有三人來云：『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？』神惶懼，持簿書云：『天配為己妻，非橫取之。』然不肯遣。須臾，有大神五六人，持金杵至王庭。徒眾駭散，獨神立樹下，乞宥其命。王遂引己還。」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。爾後累思必至，為嘉福回換五六政官，大獲其力也。

#### ○韋秀莊

開元中，滑州刺史韋秀莊，暇日來城樓望黃河。樓中忽見一人，長三尺許，紫衣朱冠，通名參謁。秀莊知非人類，問是何神。答曰：「即城隍之主。」又問何來。答云：「黃河之神欲毀我城，以端河路。我固不許。克後五日，大戰於河湄。恐力不禁，故來求救於使君爾。若得二千人，持弓弩物色相助，必當克捷。君之城也，惟君圖之。」秀莊許諾，神乃不見。

至其日，秀莊帥勁卒二千人登城。河中忽爾晦冥，須臾，有白氣直上□餘丈，樓上有青氣出，相縈繞。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，氣形漸小至滅。唯青氣獨存，逶迤如雲峰之狀，還入樓中。初時，黃河俯近城之下，此後漸退，至今五六里也。

### ○華嶽神女

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，途次關西，宿於逆旅，舍小房中。俄有貴人奴僕數人云：「公主來宿。」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。人初惶遽，未得移徙。須臾，公主車聲大至，悉下。店中人便拒戶寢，不敢出。公主於戶前澡浴，令索房內，婢云：「不宜有人。」既而見某，群婢大罵。公主令呼出，熟視之，曰：「此書生頗開人意，不宜挫辱。」第令人房。浴畢召之，言甚會意。使侍婢洗濯，舒以麗服，乃施絳帳，鋪錦茵，及他寢玩之具，極世奢侈，為禮之好。

明日，相與還京。公主宅在懷遠里，內外奴婢數百人，榮華盛貴，當時莫比。家人呼某為「駙馬」，出入器服車馬，不殊王公。某有父母在其故宅，公主令婢詣宅起居，送錢億貫，他物稱是。某家因資，鬱為榮貴。如是七歲，生二子一女。公主忽言欲為之娶婦。某甚愕，怪有此語。主云：「我本非人，不合久為君婦。君亦當業有婚媾，知非恩愛之替也。」

其後亦更別婚，而往來不絕。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，使人候之，見某恒入廢宅，恐為鬼神所魅。他日，飲之致醉，乃命術士書符，施衣服中，及其形體皆遍。某後復適公主家，令家人出，止之不令人。某初不了其故，倚門惆悵。公主尋出門下，大相責讓，云：「君素貧士，我相抬舉，今為貴人。此亦於君不薄，何故使婦家書符相問，以我不能為殺君也。」某視其身，方知有符，求謝甚至。公主云：「吾亦諒君此情，然符命已行，勢不得住。」悉呼兒女，令與父訣，某涕泣哽咽。公主命左右促裝，即日出城。某問其居，兼求名氏。公主云：「我華嶽第三女也。」言畢訣去，出門不見。

### ○王儻

王儻者，少應通事舍人舉。開元末入京，至關西，息槐樹下，聞傳詔聲。忽見數騎，狀如中使，謂儻曰：「為所宣傳，直通事舍人矣。」因以後騎載儻，儻亦不知何人，倉卒隨去。久之，至華嶽神廟中，使置儻別院，誡云：「慎無私視。」便爾入內。儻獨坐，聞棒杖楚痛之聲，因前行竊窺，見其婦為所由繫頸於樹，以棒拷擊。儻悲愁佇立，中使出，見慘怛而問其故。儻涕泗，具言其事。使云：「本欲留君，妻既死，理不可住。若更遲延，待歸之後，即不能救。君宜速還開棺，此即放妻活。」乃命左右取驛馬，送王舍人。俄見一狐來，儻不得已，騎狐而馳。其疾如風，兩日至舍。騎狐乃其魂也，儻本身自魂出之後，失音不言。魂既至家，家人悲泣。儻命開棺，其妻已活。謂儻曰：「何以至耶？」舉家歡悅。後旬日，本身方至。外傳云：「王郎歸，失音已□餘日。」魂云：「王郎到矣。」出門迎往，遂與其魂相合焉。

### ○季廣琛

河西有女郎神。季廣琛少時曾游河西，憩於旅舍。晝寢，夢見雲車，從者數□人，從空而下，稱是女郎姊妹二人來詣。廣琛初甚忻悅，及覺開目，竊見彷彿尤在。琛疑是妖，於腰下取劍刃之。神乃罵曰：「久好相就，能忍噁心！」遂去。廣琛說向主人，主人曰：「此是女郎神也。」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，將謝前日之過。神終不悅也。於是琛乃題詩於其壁上，墨不成字。後夕，又夢女郎神來，尤怒曰：「終身遣君不得封邑也。」

### ○劉可大

劉可大以天寶中舉進士，入京。出東都，途遇少年，狀如貴公子，服色華侈，持彈弓而行，賓從甚偉。初與可大相狎，數日，同行。

至華陰，云：「有莊在縣東。」相邀往。隨至莊所，室宇宏壯。下客於廳，入室良久。可大竊於中門窺覷，見一貴人在內廳理事，庭中囚徒甚眾，多受拷掠，其聲酸楚。可大疑非人境，惶懼欲去。初，少年將入，謂可大：「慎無私視，恐有相累。」及出，曰：「適以咨白，何爾負約？然以此不能復諱，家君是華山神。相與故人，終令有益，可無懼也。」須臾下食，顧從者：「別取人間食與劉秀才。」食至，相對各飽，兼致酒致歡，無所不至。可大求檢己簿，當何進達，今年身事復何如。回視黃衫吏為檢。有頃，吏云：「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，曆官七政。」可大苦求當年，吏云：「當年只得一政縣尉。」相為惜此，可大固求之。少年再為改。吏去，屢回央央，惜其減祿。可大恐鬼神不信，固再求之，後竟以此失職。明年辭去，至京及第。數年，拜榮陽縣尉而終。

### ○王籍

王籍者，太常璫之族子也。乾元中，客居會稽。其奴病死，數日復活，云地下見使，吏曰：「汝誰家奴？」奴具言之。吏云：「今見召汝即作五道將軍。」因為著力，得免回。路中多見旌旗隊仗，奴問為何所，答曰：「迎王將軍爾。」即還，數日，籍遂死。死之日，人見車騎繽紛，隊仗無數。問其故，皆是迎籍之人也。

### ○潁陽里正

潁陽里正說某不得名，曾乘醉還村，至少婦祠醉，因繫馬臥祠門下。久之欲醒，頭向轉，未能起。聞有人擊廟門，其聲甚厲。俄聞中問：「是何人？」答云：「所由令覓一人行雨。」廟中云：「舉家往嶽廟作客，今更無人。」其人云：「只將門下臥者亦得。」廟中人云：「此過客，那得使他。」苦爭不免，遂呼某令起。隨至一處，濛濛悉是雲氣，有物如駱駝，其人抱其上駝背，以一瓶授之。誡云：「但正抱瓶，無令傾側。」其物遂行。瓶中水紛紛然作點而下。時天久旱，下視見其居處，恐雨不足，因爾傾瓶。行雨既畢，所由放還。至廟門，見已屍在水中，乃前入，便活，乘馬還家。以傾瓶之故，其宅為水所漂，人家盡死。某自此發狂，數月亦卒。

### ○王法智

桐廬女子王法智者，幼事郎子神。大歷中，忽聞神作大人語聲。法智之父問：「此言非聖賢乎？」曰：「然。我姓滕，名傳胤，本京兆萬年人，宅在崇賢坊。本與法智有因緣。」與酬對，深得物理。前後州縣甚重之。

桐廬縣令鄭鋒，好奇之士，常呼法智至舍，令屈膝□二郎。久之方至。其辨對言語，深有士風，鋒聽之不倦。每見詞人，談經誦詩，歡言終日。常有客僧詣法智乞巧者，神與交言，贈詩云：

「卓立不求名出家，長懷片志在青霞。今日英雄氣衝蓋，誰能久坐寶蓮花。」

又曾為詩贈人云：

「平生才不足，立身信有餘。自歎無大故，君子莫相疏。」

六年二月二□五日夜，戴孚與左衛兵曹徐晃、龍泉令崔向、丹陽縣丞李從訓，邑人韓調、蘇修，集於鋒宅。會法智至，令召滕傳胤。久之方至，與晃等酬獻數百言。因謂諸賢，請人各誦一章。誦畢，眾求其詩，率然便誦二首，云：

「浦口潮來初淼漫，蓮舟搖颺採花難。春心不愜空歸去，會待潮平更折看。」

云：「眾人莫廝笑。」又誦云：

「忽然湖上片雲飛，不覺舟中雨濕衣。折得蓮花渾忘卻，空將荷葉蓋頭歸。」

自云：「此作亦頗蹉躓。」又囑法智弟與鋒獻酬數百言，乃去。

### ○李佐時

山陰縣尉李佐時者，以大歷二年遇勞，病數□日方愈。自會稽至龍丘，會宗人述為令，佐時止令廳數日。夕復與客李舉，明燈而坐。忽見衣緋紫等二□人，悉乘戎器，趨謁庭下。佐時問：「何人？」答曰：「鬼兵也。大王用君為判官，特奉命迎候，以充驅使。」佐時曰：「已在哀制，如是非禮。且王何以得知有我？」答云：「是武義縣令竇堪舉君。」佐時云：「堪不相知，何故見舉？」答云：「恩命已行，難以辭絕。」須臾，甚至，禮謁，蘊籍如平人，坐謂佐時曰：「王求一子婿，兼令取甲族，所以奉舉，亦由緣業使然。」佐時固辭不果。須臾王女亦至，芬香芳馥，車騎雲合。佐時下階迎拜，見女容姿服御，心頗悅之。堪謂佐時曰：「人誰不死，如君蓋稀，無宜數辭，以致王怒。」佐時知終不免。久之，王女與堪去，留將從二百餘人，祇承判官。

翌日，述並弟造同詣佐時，佐時且說始末，云：「的以不活，為求一頓食。」述為致盛饌。佐時食雉臠，忽云：「不見碗。」

呵左右：「何以收葬？」仆於食案，便卒。

其妻鄭氏在會稽，喪船至之夕，婢忽作佐時靈語，云：「王女已別嫁，但遣我送妻還。」言甚悽愴也。

○張琮

永徽初，張琮為南陽令。寢閣中，聞階前竹有呻吟之聲，就視，則無所見。如此數夜，怪之，乃祝曰：「有神靈者，當相語。」其夜，忽有一人從竹中出，形甚弊陋，前自陳曰：「朱祭之亂，某在兵中，為祭所殺，屍骸正在明府閣前。一目為竹根所損，不堪楚痛。以明府仁明，故輒投告，幸見移葬，敢忘厚恩。」令謂曰：「如是，何不早相聞？」乃許之。明日，為具棺槨，使掘之，果得一屍，竹根貫其左目。仍加時服，改葬城外。

其後令答殺一鄉老，其家將復仇，謀須令夜出，乃要殺之。俄而城中失火，延燒餘家。令將出按行之，乃見前鬼遮令馬，曰：「明府深夜何所之？將有異謀。」令問：「為誰？」曰：「前時得罪於明府者。」令乃復入。明日，掩捕其家，問之皆驗，遂窮治之。夜更祭其墓，刻石銘於前曰：「身徇國難，死不忘忠。烈烈貞魂，實為鬼雄。」

○劉門奴

高宗營大明宮。宣政殿始成，每夜聞數騎行殿左右，殿中宿衛者皆見焉，衣馬甚潔。如此餘日。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。對曰：「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。」門奴詰問之：「案《漢書》，楚王與七國謀反，漢兵誅之，夷宗覆族，安有遺嗣乎？」答曰：「王起兵時，留吾在長安。及王誅後，天子念我，置而不殺，養於宮中。後以病死，葬於此。天子憐我，殮以玉魚一雙，今在正殿東北角。史臣遺略，是以不見於書。」門奴曰：「今皇帝在此，汝何敢庭中擾擾乎？」對曰：「此是我故宅，今既在天子宮中，動出頗見拘限，甚不樂。乞改葬我於高敞美地，誠所望也。慎無奪我玉魚。」門奴奏之，帝令改葬。發其處，果得古墳，棺已朽腐，傍有玉魚一雙，制甚精巧。乃敕易棺槨，以禮葬之於苑外，並以玉魚隨之。於此遂絕。

○閻庚

張仁亶，幼時貧乏，恒在東都北市寓居。有閻庚者，馬牙荀子之子也，好善自喜，慕仁亶之德，恒竊父資，以給其衣食，亦累年矣。荀子每怒庚，云：「汝商販之流，彼才學之士，於汝何有，而破產以奉？」仁亶聞其辭，謂庚曰：「坐我累君，今將適詣白鹿山。所勞相資，不敢忘也。」庚久為仁亶胥附之友，心不忍別，謂仁亶曰：「方願志學，今欲皆行。」仁亶奇有志，許焉。庚乃私備驢馬糧食同去。六日至陳留，宿逆旅。仁亶舍其內房。房外有牀。久之，一客後至，坐於牀所。仁亶見其視瞻非凡，謂庚自外持壺酒至，仁亶以酒先屬客。客不敢受，固屬之，因與合飲。酒酣歡甚，乃同房而宿。中夕，相問行李，客答曰：「吾非人，乃地曹耳。地府令主河北婚姻，絆男女腳。」仁亶開視其衣裝，見袋中細繩，方信焉。因求問已祭位年壽，鬼言：「亶年八餘，位極人臣。」復問庚，鬼云：「庚命貧，無位祿。」仁亶問：「何以致之？」鬼云：「或絆得佳女，配之有相，當能得耳。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，有一村中王老女，相極貴，頃已絆與人訖。當相為解彼絆此，以成閻侯也。第速行，欲至其村，當有大雨濡濕，以此為信。」因訣去。

仁亶與庚行六七日，至村，遇大雨，衣裝濕汗，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。款門，久之方出，謝客云：「家有小不得意，所以遲遲，無訝也。」仁亶問其故，云：「已唯一女，先許適西村張家。今日納財，非意單寡，此乃相輕之義，已決罷婚矣。」仁亶等相顧微哂。留數日，主人極歡。仁亶乃云：「閻侯是己外弟，盛年志學，未結婚姻。」主人辭以田舍家，然有喜色。仁亶固求，方許焉。以馬驢及他贖為贄。數日，成親畢，留閻侯止王氏，仁亶獨往，主人贈送之。其後數年，仁亶遷侍御史、并州長史、御史大夫知政事。後庚累遇提挈，竟至一州。

○狄仁傑

則天時，狄仁傑為寧州刺史，其宅素凶，先時刺史死者餘輩。傑初至，吏白：「官舍久凶，先後無敢居者，且榛荒棘毀，已不可居，請舍他所。」傑曰：「刺史不舍本宅，何別舍乎？」命去封鎖葺治，居之不疑。

數夕，詭怪奇異，不可勝紀。傑怒，謂曰：「吾是刺史，此即吾宅。汝曲吾直，何為不識分理，反乃以邪忤正？汝若是神，速聽明教；若是鬼魅，何敢相干！吾無懼汝之心，徒為千變萬化耳。必理要相見，何不以禮出耶？」斯須，有一人具衣冠而前，曰：「某是某朝官，葬堂階西樹下，體魄為樹根所穿，楚痛不堪忍。頃前數公，多欲自陳，其人輒死。幽途不達，以至於今。使君誠能改葬，何敢遷延於此？」言訖不見。明日，傑令發之，果如其言。乃為改葬，自此絕也。

○李暹

唐兵部尚書李暹，時之正人也。開元初，有婦人詣暹，容貌風流，言語學識，為時第一。暹不敢受。會太常卿姜皎至，暹以婦人與之。皎大會公卿，婦人自云善相，見張說，曰：「宰臣之相。」遂相諸公卿，言無不中。謂皎曰：「君雖有相，然不得壽終。」酒闌，皎狎之於別室。媚言遍至，將及其私。公卿迭往窺睹。時暹在座，最後往視，婦人於是嘔然有聲，皎驚墮地。取火照之，見牀下有白骨。當時議者以暹貞正，故鬼神懼焉。

○張守珪

幽州節度張守珪，少時為河西主將，守玉門關。其軍校皆勁勇善鬥，每探候深入，頗以劫掠為事。西城胡僧者，自西京造裝裝二餘駟，還大竺國，其徒二餘人。探騎意是羅錦等物，乃劫掠之，殺其眾盡。至胡僧，刀棒亂下而不能傷。探者異焉。既而索駟，唯得袈裟，意甚恨悔。因於僧前追悔，擗踊悲涕。久之，僧乃曰：「此輩前身，皆負守將命，唯趁僧鬼是枉死耳。然汝守將祿位重，後當為節度、大夫等官，此輩亦如君何！可白守將，為修福耳。然後數年，守將合有小厄，亦有所以免之。」騎還，白守珪，珪留僧供養，累年去。後守珪與其徒二五人至伊蘭山探賊，胡騎數千猝至，守珪力不能抗，下馬脫鞍，示以閑暇。騎來漸逼，守珪謂左右：「為之奈何？若不獲已，事理須戰。」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，突出前戰，守珪隨之，穿其一角，尋俱得出，虜不敢逐。紅旗下將謂守珪曰：「吾是漢之李廣，知君有難，故此相救。後富貴，毋相忘也。」言訖不見。守珪竟至幽州節度、御史大夫。

○楊瑒

開元中，洛陽令楊瑒常因出行，見槐陰下有卜者，令過，端坐自若。伍伯訶使起避，不動，瑒令散手拘至廳事。將捶之，躬自責問。術者舉首曰：「君是兩日縣令，何以責人？」瑒問其事，曰：「兩日後，君當命終。」瑒甚愕，問何以知之，術者具告所見。舉家驚懼，謂術者曰：「子能知之，必能禳之。若之何而免也？」瑒再拜求解。術者曰：「當以君之聞見，以衛執事，免之與否，未可知也。」乃引瑒入東院亭中，令瑒被髮跣足牆面而立，己則據案而書符。中夕之後，喜謂瑒曰：「今夕且俸免其即來，明日，可以三張紙作錢，及多造餅餠與壺酒，出定鼎門外桑林之間，俟人過者則飲之。皂裘右袒，即召君之使也。若留而飲餠，君其無憂，不然，實難以濟。君亦宜易衣服，處小室以伺之，善為辭謝，問以所欲。予之策盡於是矣。」

瑒如其言，泊日西景，酒餠將罄，而皂裘不至，瑒深以憂。須臾遂至，使人邀屈，皂裘欣然。累有所進，瑒乃拜謁。人云：「君昨何之？數至所居，遂不復見。疑於東院安處，善神監護，故不敢犯。今地府相招未已，奈何？」瑒再拜求救者千數，兼燒紙錢資其行用。鬼云：「感施大惠，明日，當與府中諸吏回來謀之，宜盛饌相待。」言訖不見。

明日，瑒設供帳，極諸海陸。候之日晚，使者與其徒數人同至，宴樂殊常浩暢。相語曰：「楊長官事，焉得不盡心耶！」久之，謂瑒：「君對坊楊錫，亦有才幹，今指王作金以取彼。君至五更，鼓聲動，宜於錫門相候，若聞哭聲，君則免矣。」瑒如其言往。見鬼便在樹頭，欲往錫舍，為狗所咋，未能得前。俄從缺牆中入，遲回聞哭聲，瑒遂獲免。

○張果女

開元中，易州司馬張果女，年五，病死，不忍遠棄，權瘞於東院閣下。後轉鄭州長史，以路遠須復送喪，遂留。

俄有劉乙代之，其子常止閣中。日暮仍行門外，見一女子，容色豐麗，自外而來。劉疑有相奔者，即前詣之。欣然款決，同留共宿。情態纏綿，舉止閑婉，劉愛惜甚至。後暮輒來，達曙方去。經數月，忽謂劉曰：「我前張司馬女，不幸夭沒，近殯此閣。命當重活，與君好合。後三日，君可見發，徐候氣息，慎無橫見驚傷也。」指其所瘞處而去。

劉至期甚喜，獨與左右一奴夜發，深四五尺，得一漆棺。徐開視之，女顏色鮮發，肢體溫軟，衣服妝梳無汗壞者。舉置牀上，細細有鼻氣。少頃，口中有氣，灌以薄糜，少少能咽。至明，復活，漸能言語坐起。數日，始恐父母之知也，因辭以習書，不便出閣，常使齋飲食詣閣中。乙疑子有異，因其在外送客，竊視其房，見女存焉。問其所由，悉具白，棺木尚在牀下。乙與妻噓歎曰：「此既冥期至感，何不早相聞？」遂匿於堂中。兒不見女，甚驚，父乃謂曰：「此既申契殊會，千載所無，白我何傷乎？而過為隱蔽。」因遣使詣鄭州，具以報果。因請結婚。父母哀感驚喜，則剋日赴婚，遂成嘉偶。後產數子。

#### ○華妃

開元初，華妃有寵，生慶王琮，薨葬長安。至二〇八年，有盜欲發妃冢，遂於塋外百餘步，偽築大墳，若將葬者。乃於其內潛通地道，直達冢中。剖棺，妃面如生，四肢皆可屈伸。盜等恣行凌辱，仍截腕取金釧，兼去其舌，恐通夢也。側立其屍，而於陰中置燭，悉取藏內珍寶，不可勝數，皆徙置偽冢。乃於城中，以輜車載空棺，會日暮，便宿墓中，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，方掩而歸。其未葬之前，慶王夢妃被髮裸形，悲泣而來，曰：「盜發吾冢，又加截辱，孤魂幽枉，如何可言。然吾必伺其敗於春明門也。」因備說其狀而去。

王素至孝，忽驚起涕泣。明旦入奏，帝乃召京兆尹、萬年令，以物色備盜甚急。及盜載物歸也，欲入春明門，門吏訶止之。乃搜車中，皆諸寶物。盡收群盜，拷掠即服。逮捕數〇人，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。王乃請其魁帥五人，得親報仇。帝許之。皆採取五臟，烹而祭之。其餘盡榜殺於京兆門外。改葬貴妃，王心喪三年。

#### ○郭知運

開元中，涼州節度郭知運出巡，去州百里，於驛中暴卒。其魂遂出，令驛長鎖房勿開，因而卻回府，徒從不知也。至舍四〇餘日，處置公私事畢，遂使人往驛迎己喪。既至，自看其殮。殮訖，因與家人辭訣，投身入棺，遂不復見。